

嘉興顧餘編

古文滑稽類

中華書局印行

# 古文滑稽類鈔上編

毛穎傳

韓愈

毛穎者中山人也。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。養有功。因封於卯地。死爲十二神。嘗曰。吾子孫神明之後。不可與物同當。吐而生。已而果然。明眎八世孫邕。世傳當殷時。居中山。得神仙之術。能匿光使物。竊姮娥騎蟾蜍入月。其後代遂隱。不仕。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。與韓盧爭能。盧不及。盧怒。與宋鵠謀而殺之。醢其家。秦始皇時。蒙將軍恬南伐楚。次中山。將大獵以懼楚。召左右庶長與軍尉。以連山筮之。得天與人文之兆。筮者賀曰。今日之獲。不角不牙。衣褐之徒。缺口而長鬚。八竅而趺居。獨取其髦。簡牘是資。天下其同書。秦其遂兼東諸侯乎。遂獵圍毛氏之族。拔其豪。載穎而歸。獻俘於章臺宮。聚其族而加束縛焉。秦皇帝

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。號曰管城子。日見親寵。任事。穎爲人強記而便敏。自結繩之代。以及秦事。無不纂錄。陰陽卜筮。占相醫方。族氏山經地志。字書圖畫。九流百家。天人之書。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。皆所詳悉。又通於當代之務。官府簿書。市井貨泉。注記惟上所使。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。胡亥丞相斯。中車府令。高下及國人。無不愛重。又善隨人意。正直邪曲。巧拙一隨其人。雖見廢棄。終嘿不洩。惟不喜武士。然見請。亦時往。累拜中書令。與上益狎。上嘗呼爲中書君。上親決事。以衡石自程。雖宮人不得立左右。獨穎與執燭者常侍。上休方罷。穎與絳人陳玄。弘農陶泓。及會稽楮先生友善。相推致。其出處必偕。上召穎三人者。不待詔。輒俱往。上未嘗怪焉。後因進見。上將有任使。拂拭之。因免冠謝。上見其髮禿。又所摹畫。不能稱上意。上嘻笑曰。中書君老而禿。不任吾用。吾嘗謂君中書。今不中書。耶。對曰。臣所謂盡心者焉。因不復召。歸封邑。終於管城。其子

孫甚多。散處中國夷狄，皆冒管城。惟居中山者，能繼父祖業。

太史公曰：毛氏有兩族。其一姬姓，文王之子，封於毛，所謂魯衛毛聃也。戰國時有毛公毛遂，獨中山之族，不知其本所出。子孫最爲蕃昌。春秋之成，見絕於孔子，而非其罪。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，始皇封諸管城，世遂有名。而姬姓之毛無聞。穎始以俘見，卒見任使。秦之滅諸侯，穎與有功，賞不酬勞，以老見疎，秦真少恩哉。

### 下邳侯革華傳

韓愈

下邳侯革華者，其先隴西人也。三十六代祖守犍爲，黃帝時以力召拜大司農。以其闢土有功，又知稼穡之艱難，遷輕車都尉。子孫相繼，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。冠冕遂絕，後人思其澤世之才，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。華父犍生五年，襲先祖爵，復爲輕車都尉。華母世居長樂，有乳哺之恩。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。

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。肇因引重。至太行山。力不任事。遂死於轅下。上嗟悼。命太宰申公屠執刀解之。其支派多散他處。華其長子也。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。封華爲下邳侯。詔將作大匠治之。華性堅勁。倔強難以卽禦。乃以其膏潤之。然後去其豪族。而加裁割焉。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。薦華於五木大夫。是後稍稍得成其名。上嘉之。遂釋褐。賜墨綬。華嘗曰。吾辛勤久。今方成名得處。上左右足矣。及獻之。果然。華爲人善。能履道別威儀。進止趨踰。一隨人意。上將駕出遊。畋獵。馳騁毬擊射御。及禮神祭祀。交賓接賢。未嘗不召華偕往。殆事上久。因病忽開口論議。洩露密旨。上由是遂疎。詔將作大匠治之。又命其友金十奴等補過之。尋獻於上。上雖納。有泥塗賤處。方召使。餘並不得預焉。頃之上。見其顏色。頗頽。又衰憊。度上咨嗟曰。下邳侯老而憊。不任吾事。今將棄於市。不復召子矣。華無息。繼者族人焉。

贊曰。革氏之先。本出皮姓。軒轅時。蒼頡觀鳥跡。制文字。以其始於皮。而至於華。故從革焉。漢書功臣表。有煮棗侯革朱者。卽其後也。初華自胡而來。趙武靈王時。見重。是後子孫盛於中國。

### 何首烏傳

李翱

何首烏。順州南河縣人。祖名能嗣。父名延秀。能嗣本名田兒。生而鬪弱。年五十八。無妻子。嘗慕道術。隨師在山。一日醉臥山野。忽見有藤二株。相去三尺餘。苗蔓相交。久而方解。解而又交。田兒驚訝其異。至旦。遂掘其根。歸問諸人。無識者。後有山老忽來。示之。答曰。子旣無嗣。其藤乃異。此恐是神仙之藥。何不服之。遂杵爲末。空心酒服一錢。七日而思人道。數月似強健。因此常服。又加至二錢。經年舊疾皆痊。髮烏容少。十年之內。卽生數男。乃改名能嗣。又與其子延秀服。皆壽百六十歲。延秀生首烏。首烏服藥。亦生數子。年百三十歲。髮猶黑。有李安期。

者。與首烏鄉里親善。竊得方服。其壽亦長。遂敘其事傳之云。

容成侯傳

司空圖

容成侯金爛者。本蜀郡嚴道人。附山而居。同族中多見搜探。其先因秦時調發。詣尚方輪作。世苦之。乃誠子孫。易其服色。必以清勵。自進後徙居上洛。會郡中。盧生。范生。皆傳修煉之術。委質相資。因砥磨以致用上。聞而器之。召見嘉其鑒。局且謂毫髮無隱。屢顧之。歷試台閣。號爲明達。挾邪以事上者。見之膽慄。輒自披露。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。亦不能掩也。其察察如此。是雖造物無私。圓方不礙。然疵陋者終惡忌。積毀於上。以爲背面不相副。爛亦自病於狹中。不能以塵垢混其跡。竟被屏斥。後亟有月蝕之變。時宮中漏下數刻。上臨軒念其規益。復召俾道其所以然者。扣之響應不疲。上異焉。命以容成侯奉朝請。而宗人派居廣陵者。炫飾求售。陷爲輕薄。子權戚中。或撫然自喜。則狎玩不厭。至或被以

組繡蓋便其俯仰。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。既稍進。爛又鄙其爲人。乃復以讒廢歸老於家。

太史公曰。爛之遠祖。當軒轅時。以化服祝融氏。得薦於上。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。皆視諸掌握。蓋其術亦規模於洪範耳。物怪遇之莫不喘息自廢。故益親幸。上晨興必至側。與冠冕者偕進。號爲壽光先生。其後子孫稍衰。流寓太原者。始尙立。亦以精鍊見重。至爛。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。然不善晦匿。果爲邪醜所疾。幾不能免。噫。大雅君子。既明且哲。以保其身。難哉。

### 夏清侯傳

李從謙

保大霸王同氣曰宜春王從謙。材性夙成。製撰多不具。橐擬下邳侯草。華傳體作夏清侯傳。

侯姓干氏。諱秀。字聳之。涓川人也。曾大父仲森。碧虛郎。大父挺。凌雲處士。父太



滑。方隱於幽閒。輒以卓立卿自命。衣綠綬。珮玉玦。秦聞之。就拜銀綠大夫。秀始在胚胎。已有祖父相。生而操持面目凜然。僉曰。鳳雛而文虎。鞞而斑斑。秀之謂也。不日間。昂霄聳壑。姿態猗猗。遠勝其父。久之材堅可用。秦皇病暑。席溫爲下。常侍不稱旨。有言秀甚忠。能碎身爲王得之。必如意。王亟召使者。駕追鋒車。旁午於道。旣至。引對。王大悅。詔納臣金開剖。諭秀以革故鼎新之義。然後剖析其材。刮削其粗。編度令合。又教其方直。縝密於是。風采德能。一變有司。奏上殿。王宣旨云。恨識卿之晚。賜姓名爲干瑩。封夏清侯。實食嶰谷三百戶。瑩以賜姓名。改字少覃。自此槐殿虛敞。玉窻邃深。瑩專奉起居。往往屏疎。妃嬪以身藉瑩。向之喘雷汗雨。隱不復見。如超熱海。登廣寒宮。王病良已。詔左右。瑩每近吾。則四體生風。神志增爽。雖古清卿。清郎何以尙茲。寵遇益隆。偃曹侍郎羽果。支頭使沈水。養足功臣添憑。皆出其下。瑩暇日。休沐萬珠水。醺酣百穗香。辟穀安居。咏

籥兮之詩。以自娛。感子猷。此君之稱。嫌牧之。夫人之謗。回視作甲者。勞於魏武。爲冠者。小於漢高。白虎殿之虛名。童子寺之寡援。未嘗不傷其類。而長太息也。不懈於位。前後五年。秋歸田里。夏直軒閣。功日大。無何。秦王有寒疾。不可以風。席溫再幸。拜羅大周。爲斗圍監。蒙厚中。爲邊幅將軍。同司臥起。瑩絕不召。蹤跡卷而不舒。潦倒塵埃中。每火雲排空。日色如燄。則憶昔悲。今淚數行下。乃上表乞骸骨。得請。以俟就第。終王世不用。子嗣節龔。有罪除其封。人以凝秋叟呼之。既不契風雲。但以時見於士庶家。亦得人之歡心。後世尙循瑩業。流落遍於四方。惟西北地寒。故轍迹不至云。

### 黃甘陸吉傳

蘇軾

黃甘陸吉者。楚之二高士也。黃隱於泥山。陸隱於蕭山。楚王聞其名。遣使召之。陸吉先至。賜爵左庶長。封洞庭君。尊寵在羣臣右。久之。黃甘始來。一見拜溫尹。

平陽侯班視令尹。吉起隱士。與甘齊名入朝。久尊貴用事。一旦甘位居上。吉心銜之。羣臣皆疑之。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。楚召宴章華臺。羣臣皆與。甘坐上座。吉怫然謂之曰。請與子論事。甘曰唯唯。吉曰。齊楚約西擊秦。吾引兵踰關。身犯霜露。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。率家奴千人。戰季洲之上。拓地至漢南而歸。子功孰與。甘曰不如也。曰。神農氏之有天下也。吾剝膚剖肝。怡顏下氣。以固帶之術獻上。上喜之。命注記官陶宏景。狀其方畧。以付國史。出爲九江守。宣上德澤。使童兒亦懷之。子才孰與。曰不如也。吉曰。是二者皆出吾下。而位吾上。何也。甘徐應之曰。君何見之晚也。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。上玉堂。與虞荔申枳梅。福棗嵩之徒。列侍上前。使數子者。口吐舌縮。不復上齒。牙間當此之時。屬之於子乎。屬之於我乎。吉默然良久。曰。屬之於子矣。甘曰。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。於是羣臣皆服。歲終吉以疾免。更封甘子爲穰侯。吉子爲下邳侯。穰侯遂廢不

顯。下邳以美湯藥。官至陳州治中。

太史公曰。田文論相。吳起說相。如回車廉頗。屈姪欲弊衣。尹姬悔甘。吉亦然。傳曰。女無好醜。入宮見妬。士無賢不肖。入朝見嫉。此之謂也。雖美惡之相遠。嗜好之不齊。亦焉可勝道哉。

### 葉嘉傳

蘇軾

葉嘉。閩人也。其先處上谷。曾祖茂先。養高不仕。好遊名山。至武夷悅之。遂家焉。嘗曰。吾植功種德。不爲時採。然遺香後世。吾子孫必盛於中土。當飲其惠矣。茂先葬郝原。子孫遂爲郝原民。至嘉。少植節操。或勸之業武。曰。吾當爲天下英武之精。一槍一旗。豈吾事哉。因而遊。見陸先生。先生奇之。爲著其行錄。傳於時。方漢帝嗜閱經史。時建安人爲謁者。侍上。上讀其行錄。而善之。曰。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。曰。臣邑人葉嘉。風味恬淡。清白可愛。頗負其名。有濟世之才。雖羽知。

猶未詳也。上驚，勅建安太守召嘉，給傳遣詣京師。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，命齋書示之。嘉未就，遣使督促。郡守曰：「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，志圖挺立，必不屑進，未可促也。」因親至山中爲之勸駕，始行登車，遇相者揖之曰：「先生容質異常，矯然有龍鳳之姿，後當大貴。」嘉以皂囊上封事。天子見之曰：「吾久飫卿名，但未知其實爾。」我其試哉。因顧謂侍臣曰：「視嘉容貌如鐵，姿質剛勁，難以遽用。必槌提頓挫之，乃可。」遂以言恐嘉曰：「礎斧在前，鼎鑊在後，將以烹子。」子視之，何如？嘉勃然吐氣曰：「臣山藪猥士，幸惟陛下採擇至此，可以利主，雖粉身碎骨，亦不辭也。」上笑，命以名曹處之。又加樞密之務，因誡小黃門監之，有頃，報曰：「嘉之所爲，猶苦粗疎。」然上曰：「吾知其才，第以獨學未經師耳。」嘉爲之屑屑就師。頃刻就事已精熟矣。上乃勅御史歐陽高、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、甘泉侯陳平三人，與之同事。歐陽疾，嘉初進，有寵，曰：「吾屬且爲之下矣。」計欲傾之。會天子御延英。

促召四人。歐但熱中而已。當時以足擊嘉。而平亦以口侵陵之。嘉雖見侮。爲之起立。顏色不變。歐陽悔曰。陛下以葉嘉見託。吾輩亦不可忽之也。因同見帝。陽稱嘉美。而陰以輕浮訛之。嘉亦訴於上。上爲責歐陽憐嘉。視其顏色。久之曰。葉嘉真清白士也。其氣飄然若浮雲矣。遂引而宴之。少選間。上鼓舌欣然曰。始吾見嘉未甚好也。久味其言。令人愛之。朕之精魄不覺洒然而醒。書曰。啓乃心沃朕心。嘉之謂也。於是封嘉鉅合侯。位尙書。曰尙書。朕喉舌之任也。由是寵愛日加。朝廷賓客遇會宴享。未始不推於嘉。上日引對。至於再三。後因侍宴苑中。上飲逾度。嘉輒苦諫。上不悅曰。卿司朕喉舌。而以苦辭逆我。余豈堪哉。遂唾之。命左右仆於地。嘉正色曰。陛下必欲甘辭利口。然後愛耶。臣言雖苦。久則有效。陛下亦嘗試之。豈不知乎。上顧左右曰。始吾言嘉剛勁難用。今果見矣。因含容之。然亦以是疎嘉。嘉旣不得志。退去閩中。旣而曰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上以不見。

嘉月餘。勞於萬機。神薊思困。頗思嘉。復命召至。喜甚。以手撫嘉曰。吾渴欲見卿久矣。遂恩遇如故。上方欲南誅。兩越東擊。朝鮮北逐。匈奴西伐。大宛以兵革爲事。而大司農奏計。國用不足。上深患之。以問嘉。嘉爲進三策。其一曰。權天下之利。山海之資。一切籍於縣官。行之一年。財用豐贍。上大悅。兵興有功而還。上利其財。故權法不能罷。山海之利。自嘉始也。居一年。嘉告老。上曰。鉅合侯。其忠可謂盡矣。遂得爵其子。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。每歲貢焉。嘉子二人。長曰擣。有父風。故以襲爵。次子挺。抱黃白之術。比於擣。其志尤淡泊也。嘗散其資。拯鄉閭之困。人皆德之。故鄉人以舂伐鼓。大會山中。求之以爲常。

贊曰。今葉氏散居天下。皆不喜城邑。惟樂山居。氏於閩中者。蓋嘉之苗裔也。天下葉氏雖富。然風味德馨。爲世所貴。皆不及閩。閩之居者又多。而郝源之族爲甲。嘉以布衣。遇天子。爵徹侯。位八座。可謂榮矣。然其正色苦諫。竭力許國。不爲

身計蓋有以取之。夫先王用於國有節。取於民有制。至於山林川澤之利。一切與民。嘉爲策以權之。雖救一時之急。非先王之舉也。君子譏之。或云管山海之利。始於鹽鐵丞孔僅。桑宏羊之謀也。嘉之策未行於時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。

### 江瑤柱傳

蘇軾

生姓江。名瑤柱。字子美。其先南海人。十四代祖媚川。避合浦之亂。徙家閩。越素多士人。聞媚川之來。甚喜。朝夕相與探討。又從而鐫琢之。媚川深自晦匿。喟然謂其子孫曰。匹夫懷寶。吾知其罪矣。向子平何人哉。遂棄其孥。浪迹泥塗。中潛德不耀。人莫知其所終。媚川生二子。長曰添丁。次曰馬頰。始來鄞江。今爲明州奉化人。瑤柱世孫也。性溫平。外慤而內淳。稍長。去襁褓。頤長而白皙。圓直如柱。無絲毫附麗。父友庖公異之。且曰。吾閩人多矣。昔人夢資質之美。有如玉川者。是兒亦可謂瑤柱矣。因以名之。生寡欲。然極好滋味。合口不論人是非。人



亦甘心焉。獨與峨嵋洞車公清溪遐邱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。出處大畧相似。所至一座盡傾。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爲不可及也。生亦自養名。聲動天下。鄉黨尤愛重之。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宴朋友必延爲上客。一不至則慊然。皆云無江生不樂。生頗厭苦之間。或逃避於寂寞之濱。好事者雖解衣求之。不憚也。至於中朝達官名人游宦東南者。往往指四明爲善地。亦屢屬意於江生。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。生寢不悅。跳身武林。道感溫風。得中乾疾。爲親友強起。置酒高會。座中有合氏子。亦江淮間名士也。輒坐生上。衆口歎美之。曰。聞客名舊矣。蓋鄉曲之譽不可盡信。韓子所謂面目可憎。語言無味者。非客耶。客第歸人。且不愛客而棄之。海上遇逐臭之夫。則客歸矣。尙何與合氏子爭乎。生不能對。大慚而歸。語其友人曰。吾棄先祖之戒。不能深藏海上。而薄遊樽俎間。又無馨德。發聞惟腥。宜見擯於合氏子。而府公貶我固當。從吾子游於水下。苟